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十六

歙汪梧鳳著

小雅

鹿鳴二則

關雎爲風之始修齊之本也鹿鳴爲雅之始治平之本也漢儒以小雅之首爲文王詩安溪李氏疑未必盡然而以此篇斷屬文王詩所云斯時內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爲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斯言極爲有見然以關雎爲后妃求賢非也請得而更之曰關雎文王之親賢於內也鹿鳴文

王之尊賢於外也斯爲得之

爾雅翼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今藾蒿始生香可食二曰蒿蒿甚香三曰芩芩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

四牡六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所以章使君之勤也毛朱皆祖其說李氏詩所云使臣猶在行而遣勞之辭似於末章將母來諗一語詞義較合

或曰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於武王建號之後又以文王未稱王而詩言王事謂此

詩作於武王時先儒亦多疑而未定按孔子稱文王
服事之德而曰周之德孟子言文王之生而曰岐周
史記周本紀虞芮如周又曰吾所事周人所恥孔穎
達云周易稱易取岐陽地名且周道卽周行也卷耳
云寘彼周行豈皆武王建號後語乎衛風北門之詩
王事政事並見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
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或者之說刻
舟之見也
四牡儀禮疏引作駟牡左傳鄭公子騑字子駟四疑
當作駟

倭遲毛傳歷遠之貌說文倭順貌朱傳作回遠解似與說文義小異

駱爾雅白馬黑鬣廣雅白馬朱鬣埤雅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喘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

鵻爾雅謂之鵓鴿或謂之祝鳩埤雅鵻與尸鳩皆壹鳥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皇皇者華二則

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者吾於皇皇者華五章見之矣

諏謀度詢毛傳皆本左國而微有異同忠信爲周亦魯語文也歐陽氏曰但叶韻耳詩家此類甚多朱子說疑本此今錄詩所以備一解李氏曰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而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盡而復廣其諮問則庶乎事無

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未易如此也或疑旣謂之周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每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與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與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與度旣均齊調也故以與詢

常棣四則

序以爲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李氏詩所以詩中急難禦務二語正與管蔡事相反疑是周公未誅管蔡以前詩愚謂是詩謂召公作者固非卽詩所之說亦非盡是詩與鶺鴒相爲表裏鶺鴒告王事在言中常

棣告兄弟意在言外因歡觸悲人情所同既難恝乎往事又未忍乎直陳故其言如此不然燕樂之詩而死生急難鬩牆喪亂諸章何其哀音怨亂不堪卒讀耶今味其詞曰凡今之人人兄弟也莫如兄弟言莫如兄弟之親愛也若曰今我文考所生之人當知莫如兄弟之義毋若昔之兄弟然也殆不啻呼諸兄弟垂涕泣而道之矣昔者二叔當周初定受命監殷所謂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也資祿父之餘孽恃殷頑之助逆親私人殘同氣所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也忘急難之心而發難昧禦務之義而肆務遠至難已成

務已極其所恃之私人誰能引手援者所謂雖有良朋永嘆而無戎也迄今喪亂威矣原隰裒矣求之者獨有兄弟耳孰謂兄弟而不如友生哉蓋由目前之悲而推極於始禍之本此詩言外之旨也得此旨以讀是詩雖千載下猶如見公之心如聞公之聲而謂當日之兄弟有不戚然感之者乎吾故謂常棣非周公不能作非誅管蔡後亦必無此作

常棣韓詩作夫移左傳路史並引作棠棣後人遂誤以常棣爲唐棣考爾雅唐棣移常棣棣埤雅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唐

棣之華先開而後合與凡花先合而後開者異故逸
詩唐棣以偏反興離思而此詩常棣以鄂不興親愛
也

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
足得華之光明則鄂鄂然盛按韓詩作蕚不煒煒說
文作蕚不韡韡文選註亦作蕚蕚鄂通華之苞也左
傳三周華不註不華足也音趺不卽柎鄂之足也不
承鄂鄂承華兄弟之一本相連者似之不字音解宜
從鄭箋

況也永歎毛傳況茲按爾雅訓此猶云當此之時亦

惟有長歎而已或曰茲與滋通言滋之永歎也烝也
無戎爾雅烝衆也戎相也註云相佐助言雖衆而無
助也

伐木三則

此詩當從毛傳分六章章六句首二章領起而神之
聽之二句爲全篇主腦盟心之言也中三章一諸父
一諸舅一兄弟大概皆期其必來之辭而寧適不來
四句鄭箋則意若委不來之過於賓而閒執其口者
朱傳則意在責已而賓之不來似無與我事者民之
失德二句箋傳又若沾沾以燕樂爲已免愆之計則

視賓亦太淺歌以樂賓毋乃不可乎夫詩於諸父諸舅皆言速而兄弟不言速者略於卑者也遠猶不來也無遠言愼無不來也甫速之而曰不來未知其不來而慮之也慮其不來而以不來逆之且以弗顧有咎要之若曰寧適有不來者乎不來無乃以我爲弗顧而有咎乎蓋引罪以期其必來其辭婉爲尊者言也至兄弟則直言無遠而即繼之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者亦即弗顧有咎之旨若曰我應速而不速汝應來而不來亦不過飲食細故一乾餱之愆耳而失德或自此始申言無遠之義以期其必來也末章是

燕樂正文數我字與上諸父諸舅兄弟相映成文若曰來則在諸父諸舅兄弟來而湑酤鼓舞之樂則在我於是結之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更爲後期焉虞舜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同此心也此所謂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者也嗚呼可以觀古君臣之盛矣

民之失德二句言外見民且不可況於君臣之間勸而寓誠告兄弟之辭也

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古文許與所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幾所註云幾所猶幾許詩文中如里所何

許他許多有之所者削𣏟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所所伐木聲也朱傳據淮南訓邪許誤矣邪許一作邪軤見文子一作嘘𪡏見列子一作輿轉見呂氏春秋挽車者呼邪軤牽石拖舟者歌嘘𪡏舉大木者呼輿𪢒皆勸力之歌前後呼應乃舉木非伐木也

天保六則

前三章祝君之受福於天後三章祝君之受福於祖歸美以報其上詩之所由作也次於鹿鳴五詩之後序詩者所以著義詩之所由用也序云下報上也朱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答其君一言作一言用合而觀之斯得之矣

何福不除毛傳除開也疏如開藏蓄積今開出之戩穀之穀爾雅祿也善也毛詩訓祿朱傳訓善皆本爾雅邢昺釋訓疏穀福祿也釋詁疏穀者養生之善也義可並存

第三章乃申明上章末二句意言天之降福於爾如山阜岡陵之盛矣然此特川之方至耳且將增益之而未有艾也所謂降爾遐福惟日不足也或云以莫不增統承上三句或又分應首章如山二句屬單厚如川二句屬多益義均可通

饎爾雅酒食也按酒卽鬱鬯食卽黍稷儀禮有饎爨

註炊黍稷曰饎

百姓毛傳百官族姓也按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

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

國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

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是也朱傳

訓庶民非

末章無不爾或承薜君章句承受也愚謂此句乃統

上四如而言之猶以莫不增統五如而言也

采薇四則

采薇出車杕杜毛傳以爲文王詩非也大雅緜之篇曰混夷駾矣皇甫謐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尚書四年伐犬夷註犬夷昆夷也歷考無言玁狁者漢書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王室卑戎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

虎又考漢書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中古仲字也大雅常武篇南仲太祖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疏云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太祖之廟使之爲帥親兵是南仲無疑爲宣王臣采薇出車杕杜無疑爲宣王時詩卽謂毛傳自相矛盾皆不足據而詩固可據也試味南仲太祖一語以命於祖廟爲得解乎抑亦以南仲爲太祖爲得解乎此鄭箋穿鑿以就前說而不自知其支離也至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然言昆夷而不言玁狁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正與詩薄伐西戎

合而所云大夫仲安知非卽南仲乎顧氏寧人曰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然則其後說更爲可據而況以史證經且卽以詩證詩文王時無玁狁宣王時有南仲而采薇出車杕杜之爲宣王時詩無疑矣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於折蠻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前漢書註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按玁狁釋文本亦

作獫允據左傳戎有允姓者當是其後

啓居猶作息也故四牡篇不遑啓處左傳引詩釋之云東西南北誰敢寧處不必泥爾雅以啓爲跪居爲坐也毛西河云書冏命出入起居謂出作入止也孔子對哀公儒者雖危起居竟申其志則但指行事東方未明詩序云刺朝夕興居無節則未聞晨興可爲跪夜寢可爲坐也歐陽修與陳員外書肩從齒序跪拜起居信如跪坐則將跪拜跪坐也其說甚辨

象弭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矢骨東兩頭者也詩輯左傳云左執鞭弭曲

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齟齬也魚服陸疏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鞬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還及天晴毛復如故

出車四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言車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召僕夫而謂之載即日啓行也又言王事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二章

曰忌心悄悄不敢言也秘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三章曰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朔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旐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旣城矣乃言天子命我北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四章曰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迷行而不遑啓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

也五章曰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可緩西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六章曰西戎服而玁狁平者翦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總論曰外夷之爲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爲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

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
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玁
狁不及救西戎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
怠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智而勇伐
交攻心出奇致勝之道皆具矣迨其後也漢建朔方
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卽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
大哉 臣謹按說詩而通及兵法字字如見當日情事
方悟經之有裨實用如此其中最難解者草蟲一章
尤非迂儒不習兵事者所能見及
水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

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卽此城也按朔方廢縣唐夏州治本漢縣屬朔方郡晉廢隋爲夏州治唐貞觀二年改爲朔方縣明隸榆林衛今寧夏府地

簡牘雅謂之畢說文謂之牒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

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按西戎一名犬戎一名犬夷一名昆夷一名串夷犬或作畎昆或作緄亦作混

杕杜二則

晥說文本作晥从白亦作睆从目考字書睆晥二字皆訓明貌又訓美貌樊氏曰杜甘棠也赤者曰杜白者曰棠杜旣赤色則其實明且美矣

鄒泉曰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魚麗四則

詩義折中疏三章有字曰具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嘗所有也又書有蜚傳曰嘗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詫其多所無之物詫其有有而多之易

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臣鳳恭錄

詩獨詳在魚而餘則以物概之詩所云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詩其後遂通之最得解

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絕句三章並同蓋本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一語然鄭以此語訓首章而次章則以多訓酒旨訓魚三章又以旨訓酒有訓魚似牽就朱子云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疊酒鯊多隔句韻說無可易孔疏云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言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

其說也善特曲從鄭箋以物爲魚則不必耳
爾雅鱧鯇又云鰹大鮦小者鮵郭註訓鱧爲鮦訓鯇爲鯶魚訓鮵爲小鱺邢疏謂鱺與鱧音義同卽鱧也本草蠡魚一名鮦魚陶隱居謂今作鱧字埤雅亦云今元鱧是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據諸說則鱧爲鮦無可疑名物疏以爾雅云鱧鯇別二魚名如云鯉鱣耳其說良然

南有嘉魚二則

序樂與賢也按朱傳以此詩爲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豈南有樛木翩翩者鵻亦所薦之

物乎詩所云魚麗篇是以魚饗賓也此言南有嘉魚者以下兩章例之或是起興故說是詩者惟范氏處義最善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雛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瓠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雛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衎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有加無已如此

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丙向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本草此乳穴小魚常食乳水方輿勝覽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按任豫益州記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雲南記雍州丙穴出嘉魚嶺表異錄嘉魚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據此則蜀與南越多有之朱傳謂出於沔南之丙穴本水經注特其一耳是嘉魚魚之美者之通名故鄭箋訓曰善魚

南山有臺二則

序樂得賢也朱傳以爲燕饗通用義亦可通劉瑾曰或疑賓客不得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中容有齒德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古器物銘用𣃔萬年用𣃔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詞則此詩以萬壽祝賓亦庸何傷乎

枸或作苟爾雅枸檵註今枸杞也又音鉤宋玉風賦枳句來巢句卽枸李善註句曲也似橘屈曲也亦書作蒟蜀以爲醬謂之蒟醬其散見於諸書者穁𥟖苦

杞地骨枸棋樹蜜木餳白石白實木石木實雞距皆

其別名

蓼蕭三則

是詩鄭箋謂諸侯誦天子朱傳謂天子燕諸侯愚考

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

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據此則魯嘗用之以享與

國之臣矣緣是詩天子以之燕諸侯則諸侯以之燕

其臣及與國之臣以尊燕卑義可移用若謂諸侯頌

美天子之詩移而頌美其下則不答賦是也非弗知

也昔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夫三夏惟天子用之故曰使臣弗敢與聞文王乃兩君相見之樂猶曰臣不敢及今賦蓼蕭殆有甚焉矣庸可譏乎且如鄭箋之解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及宜兄宜弟等句尤爲無當今從朱傳

考燕樂之詩有叙燕飲者有不叙燕飲者其叙者甚簡亦必有一二語無止見一燕字如此詩者且細繹孔燕豈弟四字文義殊難聯屬況燕本訓安似不如仍用安字義爲長龍光先儒並解作寵光按建侯取

象於震而繫曰震爲龍則爲龍諸侯辭也白虎通謂三公九卿取象於天日月星之三光則爲光亦諸侯辭也此西河毛氏之說義有根據似無容改經字而從傳說也或又疑第三章宜兄宜弟一語似與前後不倫予曰不倫之疑率由誤解龍光二字礙之耳蓋首章之燕笑譽處初見相喜慰之詞次章美其德之能齊其家故曰宜兄宜弟末章美其鞗革和鸞則極寫其德充之符猶之趨中采齊行中肆夏者是也於是以萬福攸同祝之義斯備而辭亦終矣

鞗革何楷曰从絲曰轡从革曰鞗鞗卽轡之別名革

乃轡首之垂者

湛露二則

春秋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或曰陽日也天子當日諸侯當露

其桐其椅兩其字蒙上在彼來不言露而露在其中猶云其在於桐其在於椅也與次句其字異離離有俯而不仰之象所謂令儀也有繁而不亂之象所謂莫不令儀也上章言德醉則恐困故與以不撓之木此章言儀醉則恐肆故與以下垂之實

彤弓一則

彤弓之賜見於經傳者二尚書文侯之命春秋傳城濮獻俘之役也皆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本王制文然與詩意稍隔孔叢子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序以爲天子錫有功諸侯者得之

菁菁者莪四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此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爲苦且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

既興起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二章曰莪在沚中資其灌漑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君子之教人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爲國家長育人材也三章曰莪出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爲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四章曰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旣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

天子之心喜而休焉所謂勞於賢而逸於得人也臣
鳳恭録
序樂育材也按春秋傳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
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
大禮何樂如之朱子以爲燕飲賓客之詩想本此然
白鹿洞賦云樂菁莪之長育則又主序說矣陳氏鵬
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
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其說良然
爾雅莪蘿註今莪蒿也亦曰廩蒿按草木疏莪蒿也

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本草藘蒿生高岡子黑色七八月採合衆諸說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故詩曰中阿中陵又曰中沚也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爲不朋按箋言五貝謂五等之貝疏言二貝爲一朋謂每等中自爲朋朋兩貝也

詩學女爲卷十七

歙汪梧鳳著

小雅

六月五則

鎬鎬京也劉向指爲千里之鎬者止緣詩云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謂必由鎬而方而涇陽則鎬必在方與涇陽之外詩又云來歸自鎬歸者歸於鎬京則自鎬之鎬必北方地之同名者故爲是臆度之說耳鄭氏康成又誤以是篇爲宣王燕吉甫之詩曲就劉說而爲之辭卒亦鮮有確據今歷考地志焦穫去鎬在百里之內涇陽距鎬且七百餘里使如諸家之解詞義

難通愚謂詩云整居焦穫及侵鎬者著玁狁之本謀耳蓋玁狁志在整兵盤據焦穫以侵鎬京故詩譏其不自量度所謂玁狁匪茹者也乃未幾而及於方矣且至于涇陽矣則駸駸乎有侵鎬之勢所謂孔熾用急者也其曰來歸自鎬者言吉甫既受祉於天子自鎬京歸其采邑而燕樂其友朋也左傳王子朝入於尹杜註尹氏邑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有尹吉甫墓即其地雖未可即此為據而吉甫之必有采邑則不煩左證而知又何疑於來歸之說乎無疑於來歸之說又何疑於侵鎬之說乎如必以鎬為千里之鎬則

吉甫何以僅至太原而不至鎬如云太原在鎬之外故舉遠以該近則下當云歸自太原何以又沒其遠略之勞而第曰來歸自鎬如謂來歸自鎬而天子燕勞之何得並及吉甫之友而燕之而歌之乎此皆劉鄭之說之必不可通者也蓋是詩誠如朱子所云詩人序其事以美之云爾前五章序其薄伐之功是吉甫武之足以爲憲也末章序其飲御盡孝友之友是吉甫文之足以爲憲也來歸二語則補敘天子飲至之事以起下文而公私燕喜之禮咸具矣其所以不入正雅者以非天子之詩而出於僚友所作故入變

雖非有所貶也至於天子燕勞之詩疑即采薇出車杕杜三篇當宣王中興之始爲南仲北伐而作其後遣勞即通用之則采薇諸詩作於宣王之三年是詩作於宣王之五年竹書紀年有可考而據也

戎車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輅以即戎車僕掌戎輅之倅廣輅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輅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常服左傳謂之均服嚴華谷云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

於車也

焦穫爾雅十藪之一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仲山西史記犬戎殺幽王取周之焦穫即其地後謂之瓠口方即出車篇往城于方之方涇陽在今平凉府西南涇水之北也

大原日知錄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書註涇陽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

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禹貢雖指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按尚書旣修大原晉地也見春秋傳者曰大鹵大夏夏虛晉陽皆其異名與周地甚遠顧氏之論詳矣然其說以大原爲今平涼縣而胡氏則以平陽

爲涇陽以大原爲在州界是大原乃涇陽西界在今
涇陽故城之外玁狁從西來由大原而抵涇陽周師
追之盡大原之界而止毛傳所謂逐而出之也其云
高平曰原皆指大原沿革之名異耳或曰毛傳不詳
其地而穀梁氏以中國釋之長卿上林賦布濩閎澤
延蔓大原嗣宗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大原似不必
以地名專屬果爾則詩云至于果何指乎故錄顧胡
二說以著窮經者之尚考核焉
飲御諸友御當訓迓吉甫欲燕諸友而迓之也益知
自鎬歸後非天子燕甫之文不然旣曰燕喜復曰飲

御毋乃重出乎

采芑四則

此詩疑亦僚友所作陳鵬飛曰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綴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地里志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據此鄉之以中名者其地美故箋以中鄉爲美地名

鉦說文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鐲也拔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註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據此則鐲鐃皆名鉦也

荆州之地本禹貢所分其建國如漢陽諸姬江黃道柏之屬非皆蠻也今云蠻荆是以蠻槩一州矣故後漢書引詩作荆蠻來威荆蠻猶言荆舒

車攻四則

詩義折中云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亂玁狁內侵蠻荆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可以

想見中興之規模矣臣鳳恭錄

駕言徂東東都也尚書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逸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其地卽今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也東有甫草鄭箋訓圃田本爾雅十藪文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中牟今屬開封府一統志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匯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

數其實一圃田澤耳甫韓詩作圃後漢書水經注引並同朱傳宣王之時未有鄭圃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敖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吕伯恭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是也搏獸之搏後漢書水經注並引作薄文選註云徒手曰搏今建旐設旄而往其非徒手可知竊毛詩本作薄字耳薄音博迫也

射夫既同箋云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其解於助我舉柴句義較相屬第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已言射畢殊未順則既同宜云既同於將射之位非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助我舉柴作先事致辭於射者語解似爲得之

吉日四則

車攻吉日皆美宣王之詩也宣王所以能成中興之業者卽此可以覘其雄略然而武功是尚文德衰焉卒至佳兵不戢料民大原其幾亦已兆矣

漆沮有二詩凡三見大雅自土沮漆周頌猗與漆沮

在鳳翔府扶風縣此漆沮卽禹貢導渭所云東過漆沮者是也沮水出北地直路子午嶺其地在今鄜州中部縣西北經宜君及耀州之同官縣抵富平石川河而入渭漆水一源於雲陽之大黑泉其地卽今邠州淳化縣此酈道元所云濁水也東逕太上陵南北屈與沮水合一源於同官縣東北五十里北高山有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如壁立流出東壑土人謂之漆潭以其地多漆水而名也西南流至耀州南與沮水合是漆水有二皆合於沮同流至富平而入於渭自秦開鄭白二渠始由渠而入洛水非禹貢之故

道也孔氏書傳合漆沮與洛爲一據漢時見在而言
後人踵之誤矣漆本作桼古桼字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從卽漆沮旣從之從蓋當平地
也猶云漆沮從渭之處天子田獵之所耳其後唐武
德五年猶校獵於其地焉
恐率左右詩學云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
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
得越離步伍也毛鄭訓禽之左右非

鴻鴈二則

鴻雁流民感上之能安集巳也詩中之子及哲人皆

指使臣朱傳以之子爲流民相謂而哲人爲泛言非也肅肅其羽者尚未得中澤之集所云劬勞于野也得之子之徧及矜人更哀鰥寡而後劬勞者乃得安宅焉詩之詞義甚明毛鄭乃以劬勞于野指使臣以雖則劬勞指流民文義違反矣前二章敘所感也末章則猶若有後望焉蓋居則已安食或未飽其哀鳴恐未已也然此惟哲人乃謂我劬勞耳若愚人則將謂我宣驕矣跌宕出之其情如訴其聲如聞矣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人可憐之人鰥寡則甚焉者也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鰥韓詩外傳

引作矜孝經註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白虎通鰥鰥無所親也寡則無妻無夫者通謂之故毛傳云偏喪曰寡左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小爾雅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庭燎一則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按列女傳宣王常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王因勤於政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此詩之作其前此者乎執事者陳列以時入朝者先時而至宣王英主也足以令之故美之也然言夜則由未英而至及晨言

庭燎則由有光而至有煇言君子之至則由始問而至已見而王猶不聞視朝也故曰因以箴之且又安知此詩之非姜后作以貽王者乎故說是詩者當以序說爲據或曰周正建子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時詩言鄉晨爲箴愚謂詩人叙一事未有不及所叙之事者如美征伐則叙征伐美田獵則叙田獵此詩叙王視朝而不及視朝婉而多諷箴君之體也不然辨色而入禮則有之又何疑焉

沔水二則

沔水序以爲規宣王也顧詩明言我友則非規宣王

而規其友之詩耳歷考諸儒之說於本詩辭義率多牽就不可通愚謂善會篇末二語而不泥朝宗之解則其義得矣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非言諸侯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錯舉江漢概四瀆也水惟江淮河漢四水獨流入海故曰四瀆瀆獨也秩視諸侯故以諸侯之朝宗言之其諸羣流無能自達於海者今乃以細流而亦曰朝宗于海抗四瀆之尊矣喻讒人之得君也既得於君其勢益張故次章即繼之曰其流湯湯也左傳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曰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則隼亦其類嘗以搏擊爲事今乃載

飛載止載飛載揚甚且卒彼中陵自安棲息而已是見鳥雀而不遂也喻友之居高位而不能去讒者也於是首章則以父毋動之以不知憂君國者或猶知念父毋也然猶合兄弟邦人諸友而統言之卒章則直呼其人而告之若曰爾其敬爾職乎讒言之興行且及爾矣夫不念君國之禍不顧父毋之憂不敬之大者也而安於不敬者亦計圖容身肥家耳不知讒且及身身亦卒不可保是又動以切膚之災不啻垂涕泣而道之矣故章末二語爲作詩本旨一揭出便戛然而止詩人固已金針度與矣而惜乎讀者之不

能以意逆也

周本紀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郎

訛言也訛或作譌

鶴鳴四則

序誨宣王也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按是詩

朱傳說理極精然篇次沔水之後沔水志在去讒此

詩志在用賢其義實相表裏故從舊說

鳴皐聞野身隱而名著也在淵在渚喻賢者世亂則

隱治平則出也樹檀下蘀喻朝廷之上賢而下小人

也他山喻異國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舉賢用滯則可

以治國也此毛鄭之說也予謂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園樹檀而下籜則賢者樂之故潛淵者而或在渚所謂有道則見也次章云魚潛在渚或在于淵則所謂無道則隱也出處之際間不容髮求賢者不可不謹也

九皐毛傳澤也韓詩說云九折之澤楚辭註澤曲曰皐文選註水田爲皐蓋謂水涯地也或曰卽禹貢九澤大概舉多澤言之如九川九淵之類或曰皐本作臭卽古澤字說文大白澤也蓋傳寫之誤

穀从木非从禾說文謂之楮毛傳謂之惡木或謂之

穀桑亦謂之班穀易生實赤如楊梅無核其皮可爲布又擣爲紙謂之穀皮紙

祈父一則

序刺宣王也王伯厚云按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二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戴氏震曰轉之爲言有遷轉不已之意凡軍士皆王之爪牙也不宜使爪牙困敝何使之轉于憂恤中無復安居之望乎詩作於役久困敝非謂不應從征也其說得

之

白駒三則

白駒送歸隱之詩也首次二章叙其欲友之來別而暫留之所謂伊人未來而憶之之詞也三章曰賁然來思叙其來也來而壯其歸隱之樂則反言以盡其義堅其欲去之志則深勗之以圖其終言別之正文也末章豫道其去後之辭賢者既去白駒亦與之俱在空谷矣乃觸目增感即事懷人覩秣馬之生芻念其人之如玉悵會面之無期幸故人之存問也安溪李氏以此詩爲賢者將隱別於其友而其友贈之之

辭說固允矣舊說指爲諷刺其意亦於言外見之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遯思四語諸解
多未當四詩表傳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
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
期矣何以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
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
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詩所云相與壯其
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爲恨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
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遲
留者不可不愼而勉決以遯去可也二說得之

蘿儀禮鉶芼牛藿註豆葉也說文尗尗之少也

黃鳥三則

此詩或以爲與前篇皆共伯歸國而作然無可考今據篇次推之當在宣王之末沔水刺用讒觀祈父則讒不能去也鶴鳴誨求賢觀白駒則賢且遠引也甚至民不自存來者思歸而宣王之詩終矣序以祈父三詩皆刺宣之作其說固未可廢

每章首三句皆述邦人之言黃鳥詩人自喻我者此邦之人自謂無集無啄云者所謂不我肯穀也穀善也言不與我相善也明爾雅亦訓成不可與明言不

足與有成也

說文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爾雅翼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

我行其野三則

詩義折中曰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氏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

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
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
爲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氏宜臼奔
申十年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言歸思復
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
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
雎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
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慎哉臣 鳳 恭錄
樗莊子所謂大枝擁腫不中繩木小枝卷曲不中規
矩者惡木也惡木而蔽芾然成陰喻新特也遂爾雅

無文鄭訓牛蘈而釋草云蘈牛蘈則蓫即蘈也考諸說之訓牛蘈者莊子則謂之羊奚陸璣張揖則謂之羊蹏羊蹄者一名禿菜陶隱居引詩作蓄而以禿爲蓄音之譌也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茺蔚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是也葍爾雅謂之蒚亦謂之葍蒚䒗花葉有兩種葉大而花白者爲蒚葉細而花赤者爲葍蒚蓫葍皆惡菜采蓫葍喻求新特所謂亦祇以異也不我蓄以不思舊姻之故不思舊姻以求新特之故求新特以異之故夫豈果異亦厭故喜新者

見爲然耳

首章云居久居也次章云宿暫宿也至宿且不可其

恩彌薄矣

斯干十三則

斯干刺幽王孌褒氏寵伯服也考室以喻祖宗創業

之盛而妖夢則寓龍漦化黿之事皆爲寓言故首章

特揭兄弟式好無尤一語蓋已知伯服宜臼之不能

並立矣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晉語云爲虺弗

摧爲蛇將若何此皆至猛且毒之物非驅而放之必

將盡殺乃止者而顧眞以爲祥乎男謂伯服而臼宜

君宜王遂知之也女謂褒姒而曰無非無儀反言之
也褒姒雖非王所生而實此宮中童妾之所生則考
此室而乃生男子女子於此室者如此室其不可保
矣嗚呼面河負山丕基永固姒續妣祖先靈式憑約
椓勞矣經營密矣風雨除而外患不興鳥鼠去而內
難不作庶幾後之君子其毋忘此攸芋之義而不以
自小乎毋忘此攸躋之義而不以自蔽乎毋忘此攸
寧之義而不以自危乎顧乃溺情莞簟貽禍寢興猶
憒憒如夢不知熊羆虺蛇之能殺人而且以為祥也
何異夢中占夢者顛倒沉迷而卒莫之醒也豈不哀

哉

如跂斯翼毛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按如跂狀其上聳之勢斯翼又狀其如跂之勢若以翼爲鳥翼則與下革字複以翼爲敬語亦不倫如鳥斯革毛傳云革翼也

莞爾雅謂之苻離或謂之白蒲或謂之莞蒲簟說文竹席也方言宋魏謂之笙或謂之籧曲關西謂之簟或謂之𥲑其麤者謂之籧篨關東謂之篕掞

無羊三則

無羊疑亦刺幽王詩左傳隨季良云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幽王則二年增賦五年作宮民生凋敝而畜牧蕃盛異於季良所云矣故詩人疾而歌之若曰爾則無民矣誰謂爾無羊誰謂爾無牛也於是極寫牛羊之各得其所而繼之以夢且繼之以占夢所謂實維豐年室家溱溱者虛境幻想耳民會牛羊之不若矣長歌之悲甚於痛哭者此也舊說皮相或恐未然

爾雅黑脣犉又云牛七尺爲犉按爾雅釋犉有二義

註皆引此詩今兩存之七尺爲牸郭云亦見尸子
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言芻牧孕字之得其時也禽言
牝牡獸言雌雄古多互稱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兼牛
羊言之上文專言羊者新經義云羊善耗敗故也言
羊不耗敗牛可知矣